

憶

巴

黎

野
渠



一 溫情呵，跟着我一起來了！

像那迷漫在天空中的淡白的薄雲似的溫情呵，好似那隨着我來了
的蕭然的風吹遍了這寥寂而又煩擾的人間！溫情呵，跟着我一起來
了！伊悄然的叩着一般無情人與有情人的心之門，在閨寂之中，我聽
出了伊們的應聲，那如歌如泣如怨如訴的輕微的應聲。

正是去年這時候，我每天迎着那清澈的晨風，經過盧森堡園，踏
着那受夜露之浸潤，絨樣的落葉，從這小的森林中氤氳着的植物的氣
息，是沉沉然的透進我的胸膈。我的心情本來是好像迷漫在天空中的
淡白的薄雲似的，無所掛礙，無所憑依的飄動着，或者竟是靜止着，
沒有兩翼是我的軀體，而我的心情却已是騰空了一樣。我抬起頭來，

呆望了一下從樹尖透過視線，正像與我心情同化了的，那飄動的白雲之角。呵，溫情！

轉輾映演在我眼前的是一切異樣的不同的事物，或者竟是相似的事物，繞過我心頭的却是那輕微的思鄉思國的情緒，無所輕重，無所大小，無所好惡，無所計較，一齊均勻似的浮泛，浮泛在我的心面，那如靜止了的水的心面。

沒有再像巴黎的天氣，那樣地使我愛好的了。雖然在初見着牠的時候，爲着我的粗劣的直覺對於牠略微懷了一點惡感時，隨後我不但完全取消了這個惡感，而且深深地懺悔了。

落葉雖然飄着，羣花却還是如火如荼的怒放着，吹着涼風，淡淡的太陽，薄綢似的霧，輕錦似的籠罩着，活潑，清淡，陰沉，憂悵，是全世界旅人之心的結晶，可愛的巴黎！

當我不曾到巴黎的時候，我設想牠的熱鬧，必與上海是相像的，如南京路的車馬的亂鬧，四馬路石路一帶的人的擁擠，彼此衣袂相碰，忙亂，緊張，擾動，雖在冷漠的人，也不能不感到怯怯然的不安。誰知巴黎却絕不如此，我的膽怯，幾乎是爲認識的人所統知道了的。我從來少有一個人，獨自敢往大街去買東西，或是散步。可是，當我同了不君或杜君緩步的走過國立歌劇院，那是一個最熱鬧的處所了，汽車好似那蜻蛉樣的輕捷地在馳過，電車前後相接，有如長蛇。在這時候，雖然是膽怯的我，安然地走過，這不單是因爲我信任了牠們之不會害我，沒有機心相猜，實地是明白牠們之對我並無尊卑，我們都操有生命的尊貴之權力，相等的權力。這個權力，一到中國，便失去了！

我每憶到我第一天到巴黎的印象了。不君領着我與杜君，冒着第

一來迎接我的多情的風雨，穿過了許多縱橫的街道，我怯怯的靠近着旁路走，不君的長長的影子，近着我的左邊，我們穿過盧森堡園的噴水池，一乘汽車直從我們的前面衝來，不君伸起一隻手來止住牠，牠便緩緩的開過了。我第一次感覺到我們是有生命的，雖然是微弱，微弱到甚至於無可言說。

此後我一天至少有二次經過盧森堡園的熱鬧的噴水池邊，我怯弱的而又安然的走過，一年多來不止數百次了。壓住我蓬長之黑髮的大黑帽，披着一件青黑色的外衣，從先賢祠邊走過，我已儼然成爲巴黎人之一份了。故鄉，祖國，母親，兄嫂，師友，像一條無迹的不可見的線，長長的繫住我心之一角。就是這樣讓牠繫住罷，也不想拉緊牠，也不願捨絕牠，就是這樣讓牠去繫住罷！

回到中國了！天哪，回到中國了！一踏着中國的土地，嗅着中國

的氣息，看到一切一切中國的事物，依然是緊張，忙亂，擾動，像我的故鄉那腐臭了的糟醬，雖然是蒙着一重潔白的絲棉！

中國是絲毫也沒有變啊！我可愛的巴黎，巴黎的友人們呀！在用你們設想情愛者的那樣的美妙的心來憶念牠麼？柔蕩的波，青青的山，黃葉也在飄落了，還是那同樣的天空似的，迷漫着淡白的薄雲，然而，溫情呵，可是跟着我一起來了？！

我可愛的巴黎，巴黎的友人們呀，在你們久已離遠了這個中國的思念之心，我怎樣地來附於你們之期望，而有所報告呢？！天哪！

一切都依然，一切都照舊！只是桂子的清香是陣陣地送來，駕着涼風，蒼蠅圍住了在我們前面的熱氣騰升的菜，飯，嗡嗡然呼喝牠們的飢餓！

我翹首，閉目，沉思，如像祈禱上帝般的信心之疑問，『溫情

呵！跟着我一起來了？！』張開眼睛來還是那展在我頭上的天空，我的
眼淚，是簌然的往我空虛的心之幽谷裏浙瀝着。

一九二六，一〇，十三。

一一 有趣的譯名

那一天是飄着絲絲的雨，早間，我往學校裏去上課時，便經聖傑克路，就進郵局去寄了給國內的要錢的掛號信。從中國帶來的一把梅花雨傘，是澄綠的油紙，印着紅色的一朵一朵的梅花，柄端還有一個絲結，可以繫着手臂的。這是一件珍奇的贈物，美麗，輕便，可惜是不合實用了，太不合實用了。

我在寫掛號信單條的台上寫單條，便將那把雨傘安放在台的下
面，桌角裏，寫成掛號單，就去寄了信，當那個寄掛號信的已爲我熟
識了的這個女孩交了憑單給我時，我就往台角裏去取雨傘，誰知我的
雨傘，已經飛了！只好冒着微雨往學校裏去。回來的時候正快午飯

了，我便道去訪圭君，不君也在着。我悵然的說：『我失去了一把雨傘！』『怎樣？就是那一把雨傘！』『是的，』我說，『就是那一把中國帶來的雨傘。』『是那一把破洋傘麼？』圭君又問。『是的，是那一把破雨傘』。不君却是無端地吃的幾聲笑了。圭君忽然若有所悟地問道：『你帶得幾把破洋傘來？』我茫然的直率地回答，『那一把，我很歡喜牠，可惜太不合實用了。看去是很美麗的。』不君與圭君還是好笑着，我忍不住的追問了。

『對你說罷，』圭君說，『那是一個有趣的譯名呵！』接着他對不君說：『你說罷！』

『那是我們動身來法國時的船上，有一位安徽人柳君，他是往英國去的，出國前的二個月剛剛訂了婚，在船上，只有他是常常，幾乎是每天都在飯廳裏寫他的致未婚妻的情書。』——『並且他真的帶了

一把洋傘來，是黑色的，雖然沒有破，却也已經舊了！當我們船過結布丁的時候，因為烈日的蒸灼，還向他借了他的破洋傘呢！——『懂了麼？』圭君接着笑說。我還是茫然，呆着了。

『破洋傘，那就是 *Financée* 呵！』這一下，我也便忍不住笑了！（按：*Financée* 就是未婚妻，*Finance* 是未婚夫。）

『妙極了！』我說。

接着我們便談及我們所見於譯名中的覺得巧妙者。

『我記得在你寄我的一本小刊物上，讀着一首署名胡然的譯詩，*Verlaine* 的，他竟將「愛」(*aimer*)譯為「愛腸」，還有什麼「恨腸」。我們那個時候還說，這要待不君，醫生去解剖，去實驗了！人的軀體裏竟有愛腸與恨腸起來了。這不是科學上的詩的新發明麼？』圭君說。

『我將莫泊桑的一生，(Une Vie) 徐蔚南先生翻譯的與原文約略對讀了，徐君將 Faurell 譯爲「福端椅」(本是有靠手的大椅子)，顧名思義，却也不壞！』我說。

『什麼意義？』不君說。

圭君笑。

『中國俗說，婦人到四十歲以後的胖，稱爲「發福」，這種「福端椅」，要是一位中國的「發福」的太太，豈不十分適宜麼？』我說。『這樣的意義，』不君也笑了，『却也不壞！憑良心說，譯名真是最困難的，不易能得字意雙關者！』

『就講 *Note-Dane* 這一個名字，竟有人譯爲「巴黎之吾婦」；彷彿是一本什麼名人的考察遊記上見到的；也有譯爲「余之巴黎妻」！好好地一個聖母院，真罪過！』不君說。

『我聽說梁宗岱先生在一本譯文上，將牠譯爲天后宮，這中國化得很好，不過意義似乎差得太遠些了，天后宮是貢奉玉皇大帝的夫人，聖母院教堂却是耶穌的母親的意思呵！魯迅先生將牠譯爲「我后寺」，却也十分切字義。其實梁先生的「天后宮」却也很巧妙的！』我說。

『總之，譯名是困難的。不是麼？有人將 *Hotel de ville*（市政廳）譯爲「巴黎城旅館」的。』不君說。

『總之，最妙的還是破洋傘。』圭君說。

『卓君將 *Parisien*（巴黎人）譯爲「巴黎精」，真是妙！』我說。
『正合切了聲音及意義。』

『可是，這不是封神傳，西遊記裏所寫的什麼精什麼怪的近似而妙的！我說的是巴黎人的「精」，真是可以在世界占第一步的（雖然我

還沒有走遍世界，這是借用了文學上的形容的描寫而寫這一句的）：無論是喫，著，游玩，……一切，巴黎人是那一樣不精明的？！』

『哦！記起來了！』圭君說。

『Yaut譯爲「夜壺」，是誰說的呵！』（按 Yaut 是一種 Creme，用奶油做成的，味略帶酸，用糖和，是在喫完菜，末了喫的，能助消化。）不君說。

我抿着嘴好笑。

『這樣的譯名！』我笑說。

那天晚間，我們同去羅蘭飯店，Yaut派首領的不君獨自喫了兩個，我與圭君各一。晚飯後出來時沿着先賢祠的旁邊緩緩走着，談着那有趣的譯名，我們的笑聲，在夜的寥寂裏，在跟着我們的脚步遠去。

三 交友之道

我不是一個廣交際者，然而不幸我也略略認識了些人，這些認識的人通常就稱之爲朋友了，我的朋友了；或者只是見過一面，或者只是見過一二次，談過三四句話，招呼過，或者完全是間接的介紹，這樣的朋友，自然早已失掉了古語所謂「同志曰朋，同道曰友」的意義了。

「前不見古人，後不見來者」，我不敢說什麼，要是憑着我親受目覩的一隅之見，那麼，在實際上，現在的所謂朋友，大都是系住在「利害關係」上的。沒有能超越「利害關係」而結合他們的友誼。爲職務之相近，爲晏處之相接，爲地位，更無論是爲名爲利，爲權勢，

而相集合的，爲了某種之故而相吹捧，爲了某種之故而又相煎迫，塵剎剎，於是乎天下多事了。

在報章上，在雜誌上，我們看到一些洋洋大文的宣言「聯合戰線」者，不久，又是彼此諷罵，可是，又不久遂又相吹捧起來了！我常常覺得這樣的沒有貞操，這實在是與軍閥一樣無二的恥惡行爲，——因爲他們的聯合，與諷罵，與吹捧，都是脫離了學問，思想，見解等等的，都是系住在利用，有如脫却了精神的苟合，不能算作是戀愛。反之，我以爲因學問，思想，見解等等而聯合而諷罵，而讚許——不入於肉麻的過分的吹，——是應當的，可是這却不同於上面的苟合一般人。不以學問思想見解來聯合，諷罵或讚許，他們是系住在瑣碎的個人的一切上，個人的利害關係上的。「翻手爲雲覆手雨」，因爲利害的不同或極端相反，不惜死命的來攻擊，恨不得一刀殺死對方人，

——他們以前的知己，現在的唯一的敵人！

這是一種，——其實我的分析不過是瞎說罷了，談不到什麼分析的。習於黃則黃，習於蒼則蒼，因為一種狎邪的朋友，要想把自己的見解，一切來支使對方人，還要超越了個人的地位來干預他們所不當而沒有權利可干預的一切。而且，自有一種低能的精神薄弱的人能收受這一些。在這種種情形之下，於是乎交友之道是難了。

朋友應該是有過相規，有善相勉的，尊己尊人，絲毫不干預的。這樣的朋友，現代社會，現代的人心呢？！

一個人的環境時時在那裏變，一個人的思想與行為也時時刻刻在那裏變，人那怕是有微點的理知，終究是因着左右前後的一切推迫而他們的感情不時的衝動着！這個，自己還是不覺得的，儼然以為理由與正義！

我有着過度的熱情，常常很容易似的掀起我的憐憫與同情之感來，並且立刻完完全全的忘記了自己。這是我一生喫虧受苦的原因！我每經受一次的顛沛，所謂我的朋友者，便遠走了一大起，這很使我感受到寥寂的悲哀。但是，我常自己這樣想，倘永遠熱鬧下去，又怎樣呢？我是不能懂得這種寥寂的悲哀了。而且，在這個寥寂的悲哀裏，我是怎樣地珍惜而擁着這友誼的溫情呵。

友誼的溫情，一天，近晚，在聖母院旁的小園中，不君與我談及了。他是一個沒有交際的人，不，不如說，他是一個不易交際的人，要與他有友誼很困難，但在有了友誼之後，他是必定能夠全始全終的維持着。他能夠于以敵仇來對他的人，亦以寬諒來回答。我雖然常以設想中的美好來維繫對友人之信心，然而不如他了。

他說了：『分別了淡淡的思念，相聚時淡淡的欣喜，朋友不在字